

# 等一场春雪飘落

潘艳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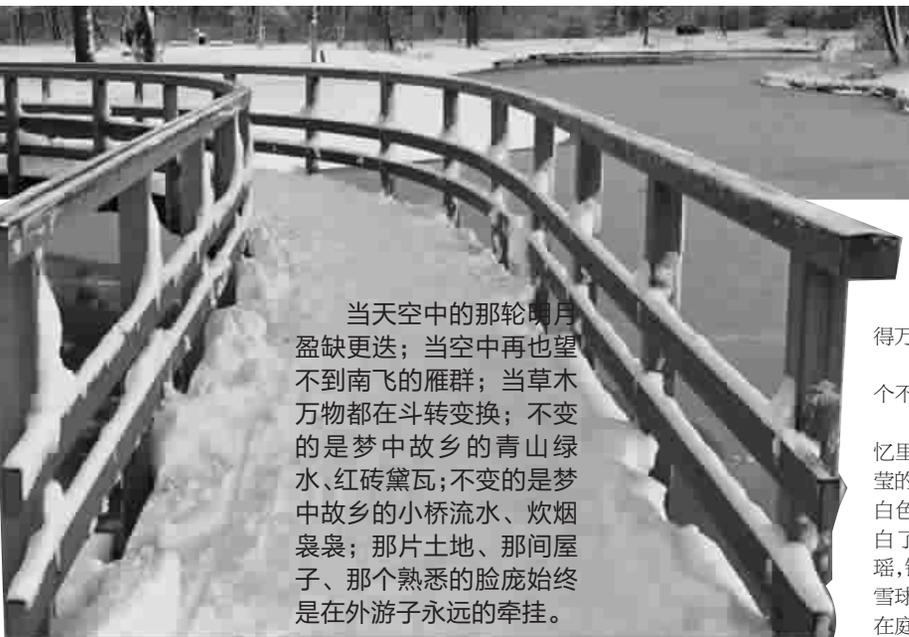
翻开日历，马上就是雨水的节气，我所生活的城市却不见一场像样的雪花飘落。生长在北方，对冬天的记忆永远是鲜明而深刻的，那就是雪霜满怀，寒风扑面，滴水成冰。如今气候变暖，冬天不冷，下雪竟然成了奢望，有时觉得万分遗憾。

没有雪，冬天就成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子。小时候生活在东北，记忆里永远是飘飞的雪花，晶莹的世界里到处都是纯洁的白色：天白了，地白了，树也白了……满眼都是匝地琼瑶，银妆素裹。我和小伙伴们尽情地在雪地上掷雪球、打雪仗、堆雪人，还可以像童年时的闰土，在庭院里扫出一片空地，撒上诱惑——瘦谷，支起羁绊命运的筛筐，捕捉鸟雀。那时，漫天飞舞的仿佛不是雪花，而是一种欢乐的精灵们在纷纷扬扬的舞蹈。

外面天寒地冻，家就成了最温暖的地方。一家人“围炉夜话”是北方普通人家冬天最温馨恬静的场景。说古论今，家长里短，求全责备，琐碎叮咛。炉火的四周时不时放一些烤花生抑或豆子，香气就慢慢弥漫开来。有时炉火映红脸颊，便咬一口带着冰碴的冻秋梨，把一份清凉爽口也留在了心中。记忆中有的一年父亲所在的部队在小兴安岭拉练一个月有余，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归来，身上帽子眉毛上都是厚厚的积雪，回到炉火正旺的家里，由衷地感叹：“还是家里好啊！”这句话一直让我印象深刻。

如今这样的场景已离我远去。今年回家过年，那个慈祥、亲切的父亲已经离开我十年了，母亲年三十才从医院出院，境况堪忧，兄弟姐妹天南地北，团聚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现在想来我怀念雪，其实是怀念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。严寒本来是令人无限憎恨的东西，但也给人带来一些难以忘却的珍贵回忆。熊培云在《追故乡的人》里说：“过去是一个巨大的漩涡，精神上的黑洞。占有不会让我们抵达天堂，能够让我们进入天堂的，只有怀念。”

好在冬未完，尚有希望，我且等一场春雪飘落。当清扬的雪花将浮尘覆盖之时，荏苒的时光融合心底的情怀，将一缕缕往事缓缓舒展。



当天空中的那轮明月盈缺更迭；当空中再也望不到南飞的雁群；当草木万物都在斗转变换；不变的是梦中故乡的青山绿水、红砖黛瓦；不变的是梦中故乡的小桥流水、炊烟袅袅；那片土地、那间屋子、那个熟悉的脸庞始终是在外游子永远的牵挂。

# 温一壶乡愁 赏一轮明月



## 季节的站台

雨季总是紧扣主题  
是谁秉承一种古朴的情感  
在季节的站台边

让所有的故事变得悠长悠远  
让所有的别离不再晶莹剔透

阳光总是紧扣旋律  
是谁秉承一种春天的色彩  
在清澈流淌的河畔  
让所有的音符变得婉转动人  
让所有的流浪不再遍体鳞伤

乡音总是紧扣主题  
是谁秉承一种虔诚的祝福  
在古老的村庄里  
让所有的牵挂变得异常丰满  
让所有的承诺不再牵肠挂肚

思念总是紧扣主题  
是谁秉承一种流浪的旅程  
在父母的眺望中  
让所有的日子变得渐行渐远  
让所有的方言不再远离故乡

## 故乡永远的情节

总是在很虔诚的黑夜中  
打开那份蕴藏心底的思念  
那是一首铿锵有力的歌谣  
陪伴我慢慢长大  
那是一条流淌在心底的河流  
始终流淌着我晶莹的梦想

总是在很纯洁的月光下

## >>> 故乡今夜思千里

# 皎洁的月光下

超兰芳

打开那份来自故乡的牵挂  
那是一曲魂牵梦绕的旋律  
陪伴我走向远方  
那是一串流淌在心底的音符  
始终流淌着我青春的遐想

总是在很浪漫的旅途里  
打开那份切入灵魂的仰望  
那是一帧惟妙惟肖的油画  
陪伴我远走天涯  
那是一段流淌在心底的情节  
始终流淌着我美好的记忆

## 燃烧的乡音

这是从奶奶悠悠蒲扇上  
滑下来的故事  
雨点般地飘落在萌动的土地  
让我感受到一种潜移默化  
让我感受到一种刻骨铭心  
那是一生无法释怀的怀念

这是从父亲号子声中  
滑落下的感动  
山风般地支撑着生命的天空  
让我懂得了一种艰辛坎坷  
让我懂得了一种发奋图强  
那是一生无法释怀的感恩

这是从母亲弯曲身影中  
跌落下的爱抚

阳光般地轻洒在年轻的河床  
让我触及到一种血液于水  
让我触及到一种大爱无疆  
那是一生无法释怀的赞歌

这是从故乡浓郁乡音中  
飘落下的乡愁  
青鸟般地飞翔在拔节的枝头  
让我想起了一种恩泽桑梓  
让我想起了一种叶落归根  
那是一生无法释怀的燃烧

## 乡愁

是谁打开缠绵的乡愁  
让如水的汹涌  
波及魂牵梦绕的村庄  
我聆听到岁月最抒情的部分  
在悠扬的笛韵中起起落落

是谁打开泛黄的日子  
让如火的思念  
掠过日思夜想的父母  
我聆听到季节最真切呼唤  
在远行的汽笛中渐行渐远

是谁打开拔节的思绪  
让如山的亲情  
触及牵肠挂肚的歌谣  
我聆听到月下最醉人的吟唱  
在故乡的云彩中洋洋洒洒

是谁打开陈年的老酒  
让如梦的醇香  
剔透古香古色的小巷  
我聆听到村口最纯真的乡音  
在故乡的旋律中熙熙攘攘

## VVV 近乡情更切

# 乡愁里的老屋

徐光惠

离开故乡整整三十年了，最后一次回老屋，是十六年前父亲去世那年。无数次梦回故乡，梦中的老屋是那样真切，依旧是我十八岁离开时的模样。醒来，枕边有思乡的清泪两行。

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路。不知道，故乡的老屋还在原地等我吗？

可是，离故乡愈近，心愈发忐忑，脚步愈发沉重。田野和农舍被推平了，建起了楼房和商铺，通向村头的土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，村头的黄葛树也不见了踪影。

一座小楼挡住了老屋，心仿佛也被什么堵住一般。绕过楼房，终于看见青石板铺成的石阶。我轻轻迈上石阶，生怕我的脚步声惊扰了老屋的寂静。老屋静默地站在那里，我的老屋还在！只是老屋老了，斑驳、瘦弱。

老屋依山而建，用砖头和木头混合修葺。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老屋度过，留下了快乐温馨的记忆。

老屋前，门前的竹林里开满紫色野花儿。雨后，常常听见竹子拔节的声音，雀鸟欢唱。屋后的山坡上种满果树，从灶屋的窗子就能看见满山果树。春天，花香满山坡，花瓣纷飞。夏天，一串串果子缀满枝头，果香弥漫。那时果树是生产队的，村民不得私自采摘。但孩子们总会偷偷爬到树上摘果子吃，那酸甜的味道让人久久回味。

老屋边有块空地，母亲打理出来种上小菜，菜地里充满了生机。到了做饭时间，母亲就去菜地摘一把小菜回来清炒，清香可口。这片菜地一年四季从未荒芜，让一家人贫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。

冬天的夜特别冷，父亲会升起火炉，炉火慢慢燃起来，越烧越旺。全家人围坐在火炉旁，一边烤火一边说笑，红红的炉火映照着小屋，将冬日的寒冷驱散。

天蒙蒙亮，母亲就起床做饭，老屋在袅袅炊烟中醒来。我们还沉浸在梦乡时，母亲已做好饭菜，轻唤我们起床。小狗开始四处走动，公鸡打鸣，父亲走出老屋和村民们开始一天的劳作。

晚上，我们在油灯下看书、做作业，母亲为我们做新鞋、纳鞋底。偶尔抬头小声催促：“动作快点儿，明天还得上学呢”。

夏秋时节，田间地头到处是烧过的秸秆。孩子们捉蜻蜓、逮蚱蜢，直到暮色四合，母亲悠长的呼唤声在老屋上空响起，大家才一哄而散，我一脸土一身泥地跑回屋。在母亲的嗔怪声中，香喷喷的饭菜弥漫老屋……

乡村的夏夜，月光撒满小院，老屋、庄稼沐浴在月光下。吃过晚饭，一家人搬出凉床和板凳乘凉，数星星，听蛙鸣和蟋蟀欢叫，听父亲讲故事。夜深了，我与老屋进入甜甜的梦乡……

我在老屋一天天长大，贫穷、荒凉。十八岁那年，我背起行囊走出老屋离开了故乡。我以为，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。

在外风雨漂泊三十年，蜗居在城市的一隅忙于工作和生活，回老屋的次数寥寥无几，每次回去都来去匆匆。十六年前的冬天，父亲离开了人世，葬在老屋后面的山坡上奶奶坟墓的旁边。那年的冬天特别冷，老屋变得愈发沉寂、苍老。担心母亲过度悲伤，我们把她接到城里。离开老屋那天，母亲的眼眶红了……

仁立在老屋的房檐下，老屋被时光冲刷后变得更加肃穆和静谧，老屋安详地睡着。可是它即将被尘世的繁华惊扰，永远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故乡的老屋，终将成为我思乡的一滴眼泪。

但是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故乡的老屋早已植根于我心灵最深处，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。

